

十二、結語—知難行易的軍事上證明

國父的革命戰理,真是博大精深,我的研究,暫止於此。惟對「知難行易」的學說,我想在這裏試從軍事上給它一個證明。這個學說是有其普遍性與必然性的「凡知皆難,凡行皆易」的一貫學說。國父為建立他這個學說,便著孫文學說一書。不憚其煩,連篇累牘,列舉飲食、用錢、作文、建屋、造船、築城、開河、電學、化學、進化等十大例證,使人人容易了解「行之非難,知之維艱」的道理。並打破過去「知之非難,行之維艱」的謬說。又從人群的進化上作進一步的證明,就時的方面分為:「第一由草昧進文明,為不知而行之時期。第二由文明再進文明,為行而後知之時期。第三由科學發明之後,為知而後行之時期。」此三時期,以第三個時期為歷史發展最難的時期,足證知為難,行為易。就人的方面分為:「其一先知先覺者,為創造發明。其二後知後覺者,年倣效推行。其三不知不覺者,為竭力樂成。」此三系人,在古今社會上都以第一系人為數最少,亦為知難行易學說之左證。還有,國父所謂「知」,決不是泛泛的知,空談的知,乃「真知」,即科學的知。正如國父說:「真知特識,必從科學而來也。」又說:「倘能由科學之理則,以求得其真知,則行決無所難。」其意在勉人力行。

依上所述「知難行易」的道理,我們也可以在軍事上找到證明:發明射擊原理較實行射擊難。策定作戰計劃較執行作戰計劃難。設計架橋難於執行架橋。設計要塞難於構築要塞。定典範令難,行典範令易。(你看典範令不知是積多少次戰役的經驗教訓及多少專家的心血而成)推而至於發明飛機、大砲、坦克、雷達、飛彈及原子彈等亦比製造和使用為難之又難。至於軍事的進化亦可分為「不知而行」,「行而後知」及「知而後行」的三個時期,即由古代的「不知而行」時期,進化到中古的「行而後知」時期,再進化到近代科學發明之後的「知而後行」時期。就軍人說,亦可把最高統帥普通軍官及士兵各階級分為先知先覺,後知後覺及不知不覺者,由於此三系軍人相需為用,協同一致,當可完成戰勝攻取的任務。凡此均可證明軍事上的一切,亦為「知難行易」。在這裡我們更應明白的,像孫子兵法十三篇與克勞塞維慈的戰爭論,實為千古不朽的兩大兵典,歷代名將的功業雖有駕乎兩氏之上者,理論上而能駕乎兩氏者實無一人,亦足證「知」的難能可貴,孫克兩氏為先知先覺的兵學大師。又從孫克兩氏的理論來看,如孫子說:「知彼知己,百戰不殆;不知彼而知己,一勝一負;不知彼,不知己,每戰必敗。」克氏說:「苟欲成為一個優秀的指揮官,亦必須具有優秀的智力,其階級愈高,則所需要的智力亦愈大。」亦可證明「知」的重要性。其次像孫續的滅灶計,田單的火牛計,韓信的背水陣,孔明的空城計,李愬雪夜入蔡州,拿破崙的越阿爾卑斯山,漢尼拔導演的康納殲滅戰,興登堡指揮的坦能堡殲滅戰,這都是證明他們是先知先覺的名將,為歷代軍人所罕見者。又,當先知先覺的統帥所策定的戰略戰術來殺敵取勝,部屬因限於後知後覺或不知不覺,往往不知其所以然,直至戰勝之後,仍有不知其所以致勝之道,正如孫子說:「因形而措勝於眾,眾不能知,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,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。」所以

一個軍隊在先知先覺的統帥指揮之下，全體部屬只有恪守紀律，奉行命令，絕對不容有所懷疑猶豫於其間。

國父知難行易的學說，真是千古不刊的定理，此學說推演出的結論：一是「能知必能行」，一是「不知亦能行」，一是「有志竟成」，都是我們革命軍人應常把握著的。先說「能知必能行」：前面已說過 國父所謂「知」，是真知，即科學的知。 國父又說：「科學的知識，不服從迷信，對於一件事，須用觀察和實驗的方法，過細去研究，研究屢次不錯，始認定為知識。」（「國民要以人格救國」講詞）所以我們軍人的智識學問，不是徒在書本上死讀死記，及在課堂專心聽講，所可切於實用，須從實地觀察，實地演習，或在實戰中去理解它，去把握它，然後才不會重蹈趙括徒讀父書的覆轍。克勞塞維慈說：「一切智識雖然大半得自推究事物的性能，而一切事物的效用必待經驗而後知，尤其是軍事智識的基礎在經驗，所以兵學是經驗的科學。例如火藥的效用，如離開經驗只憑想像與測算，實難得知其真相。所以自古以來，一切物質兵器的效果，必須反復試驗。子彈藉火藥之力一秒間飛行千尺，固可用測算而知，然其受空氣與重力的阻礙命中目標實際的效果，必由經驗而後知，物質的效果如此，精神的效果也是一樣。」又說：「所謂危險，所謂勞力，所謂情報，所謂障礙，都是戰爭特質的要素，從它們妨害戰爭動作的作用上而觀，可總稱為障礙，要如何方能克服這種種障礙，一言以蔽之曰：「習慣」，惟有慣戰能使身體忍耐大勞苦，惟有慣戰能使精神抵當大危險，惟有慣戰能使判斷不為眼前印像炫惑。例如吾人初入暗室，瞳孔放大，吸收所有的發光體，漸漸能辨別諸物和明處一樣，慣戰的情形大概是如此的。戰爭的習慣，也可以由平時適當的演習，得著類似實戰的經驗，這要在演習中使各種障礙的一部份出現於實際，使指揮官磨練其判斷力與用意的周到，可以得很大的利益。」這樣所得的軍事智識學問，才是真知，科學的知，自然可以達到「知之必能行之，知之則更易行之」的境地。所以我們革命軍人今後的求知，決不可讀死書，應從演習上去求知，絕不可怕戰，應從戰場上去求知。這樣的知，才是百戰百勝的「知」，才是建功立業的「知」。

雖然「能知必能行」，但「不知亦能行」（包含知不完全的意思）。比如對敵人情況不明的時候，如下最大決心，實行冒險攻擊，亦可以壓制敵人，並可以從攻擊等行動中去獲得更真確的情報，以為我進一步行動的根據。假設我們因對敵情不大明瞭，必待取得更完備的情報然後動作，固會錯過「戰勝之本」的寶貴時間，反會給予敵人以獲得關於我更真確的情報的機會，又會喪失敏捷攻擊及初步獲勝的利益。至於「有志竟成」，這是教我們要完成任務，建功立業，必須立下堅定不拔的意志，發揮整個精神力量來實踐力行。否則敷衍塞責，畏難怕死，決無成功之理。所以 國父說：「夫事有順乎天理，應乎人情，通乎世界之潮流，合乎人群之需要，而為先知先覺者決志行之，則斷無不成者也。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。」依此而論，我們此次反共抗俄，就是「順乎天理，應乎人情，適乎世界之潮流，合乎人群之需要」的大事，又為先知先覺的最高領袖領導大家一致奮鬥到底，必可取得最後勝利，將如 國父發動推翻滿清，中經十次失敗，終底於成。

最後，國父致力國民革命，凡四十年，他以超卓的天才，遠大的眼光，高深的學問，豐富的經驗，精勤的努力，在立德立功上是不朽的，在立言上也是不朽。他的戰爭理論，繼承中國固有兵法的精神，吸收世界各國兵學的精華，加以自己的實踐獨創而成。他本著他的戰理戰法，推翻了滿清，又完成了每次討賊軍事的勝利，所以他的戰理戰法，是必勝的，又是救國救世的。這是五千年來中國兵學上的一大飛躍，也是說明反共抗俄戰爭依此而行必可得到最後的勝利。

我們要研究和發揚 國父的革命戰理，
我們要運用和實踐 國父的革命戰理。